



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
蓝棣之 李复威 主编



伊甸园里的躁动

性恋小说选萃

贺绍俊 潘凯雄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伊甸园里的躁动

—— 性 恋 小 说 选 萃

主 编 蓝棣之 李复威

选 编 贺绍俊 潘凯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伊甸园里的躁动

——性恋小说选萃

蓝棣之 李复威 主编

贺绍俊 潘凯雄 选编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68千

1989年3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 001—30 500

ISBN 7-303-00558-7/I·27

定价: 6.25 元

八十年代文学新潮

丛书总序

蓝棣之 李复威

1988年，我们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这套一共十本的文学丛书。丛书里的几本选本在1989年出版之后，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市场销售一空。两年多来，我们和出版社都不断收到各方面（包括海外图书公司）来函来电要求再版，热烈赞扬这套丛书的巨大价值。现在出版社根据社会的紧迫需求，果断决定重印、再版、充实完整这套丛书（增加到十二本），我们认为这是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件大事和好事，希望各界读者和批评界继续给予关怀和赐教。

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勇于试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和行动口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包括解放和发展作家、批评家的活力和积极性。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立足前十年，开拓后十年，建立长期行为规划；同样，当代文学和理论的创作与繁荣也要遵照这个精神去开拓。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同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提高我们的勇气和胆量，才敢于睁开眼睛看看新时期文学的不可抹煞的成就（缺点、问题、失误、失败自然也在所难免），和敢于高瞻远瞩地开拓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辉未来。

“勇于创新，勇于试验”，可以说这话极好地描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的开拓精神，创新和试验是它的显著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初把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取名为“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我们的目标是：从80年代文坛所发生的新潮流、新现象、新趋势、新走向、新热点、新试验、新经验、新成就里，挑选出那些积极的、富于成果的和有价值的作品，介绍给当世，借以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我们甚至还希望这套书成为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文科图书馆的必藏书，为有关的教学和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客观的和活的材料。

新时期的文学是改革开放的文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创新是对我们固有传统的扬弃和革新，试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再进一步建立自己的独创性。我们这套丛书所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个问题，每本书的编选者序言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既分析了借鉴和吸收带来的教益和启示，也分析了这个过程上的缺点和弊端。我们坚持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决不赞同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我们希望看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文学伟大的优良传统里注进新鲜的血液和时代的活力。

“文坛上出现的所谓思潮，每一次之所以发生，必是有其外在、内在的因素。一次思潮，真正的价值，应该是以其是否有创造和开拓为标准的。我们在使用长牙之时，希望有大刀的改进，但更希望有火药出现的突破。”（贾平凹：《在危机中获得新生》）我们当初在这套丛书之上冠以“新潮”一词，决不是要以此招摇过市，决不是要表明我们以新潮批评家自居；更不意味着我们对“新潮”陷入了盲目性。相反，我们自己很清醒。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

“趋时”和追风头，赶浪潮。我们深知当任何一种潮流被庸俗化或泛滥成灾之后，都会带来种种弊端和危机，显得非常可笑。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看好的今天，我们仍然想提醒当世，对于任何新潮流都要作辩证的和本质上的分析，新潮乍起之时，我们不应急于去做非此即彼的结论。“新”的东西，可能是进步的先兆，可能从中发现合理的、超前的、充满希望的因素。当然，“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沉渣泛起、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毫无疑问的是盲目地追随新潮或者人为地制造新潮，都是很可笑的，最终都会被历史抛弃。然而，我们强调，从事文学创作，比别的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尤其是有实验的权利。经过实验，取得了成功，应该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而如果实验证明此路不通，大家又都取得了共识，及时停下来不就行了吗？何况文艺创作和人类的一切创造文明的劳动一样，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不断拓展。人类的审美思维特征和规律，也要求文艺的色彩不断嬗变，不断丰富。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即使是有缺陷的、不成熟的新潮，也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我们要防止在嫩苗上跑马，新潮都是娇嫩脆弱的，哪里经得起跑马的无情又无道理的践踏呢？反传统的观念当然不足取。然而藉着“维护传统”的名义，束缚和阻碍文学进步和发展“左”的倾向，更值得我们警惕。已故毛泽东主席说过，人类总得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能总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当我们的某些刊物或报纸充斥着毫无新意的作品与文章时，创新和新潮引起人们的向往和思念，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西方学者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一书中说过：“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为此，我们提醒读者，请不要只从我们这套书中看取服装和行话，希望多多注意，一代人是怎样地承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

革的重负的；而不要陷入可怕的“死于荒野”的困境。我们希望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成为反思传统、总结历史、审视自身、开拓未来的一把钥匙。

新时期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趋向，而且这两个趋向看来是相反的。一个趋向是一些诗歌、小说、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纯文学”趋向，避开对现实的干预，放弃呐喊，疏离时代和读者，侧重于发掘自我，表现人性，钻进象牙之塔，作品高深典雅，朦胧晦涩；另一个趋向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目标是占领不少小说因淡化生活而腾出来的那些空间，关注社会问题，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样两个趋向，一个向内走，向内转；一个向外走，向外转。前者愈走愈深，后者愈走愈广。例如后朦胧诗就比朦胧诗更集中注意力于自我，更深入地走向内心深处，开掘无意识这块内心矿藏。“垮掉的一代”小说集中表现在生活底层挣扎抗争的某些城市青年精神深层的绝望态势，荒诞小说一方面试图揭示积淀在社会文化性格中的人的荒谬，同时又进一步进入了对人本体荒诞的探索。而报告文学则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选择那些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重大矛盾，时代重大景观，以及日常生活事件，反映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现实矛盾。纪实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急剧变革、信息量大的时代，“长镜头”和“一百个人的十年”都意味着走向广阔的现实。

这种情况，看似背道而驰，分道扬镳，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相互促进。人的内心深处有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淀，广阔的世界也都由作家个人的眼光视角而得以展示；从个人的内心深处可以打捞出历史的映照，从现实社会必然可以窥见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这两个趋势必将殊途同归，看来相反的发展趋向最终都将导致我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整体把握。在高明作家的作品里，广度里有深度，深度里有广度；有了广度才能开掘得深，而有了深度也才能宏阔起来。新时期文学在这样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表现为

文学发展新时期的张力，而这张力发出的是有希望、有内涵的信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一方面编选了荒诞小说，垮掉的一代小说，新潮散文和后朦胧诗等，另一方面，又编选了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我们相信，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二重奏。我们认为这两个趋向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宽容，不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二者都应得到充分的和积极的评价。

文学的历史既是主题、题材演进的历史，又是文体、形式、技巧和语言嬗变和试验的历史；既是作品内容方面的潮流变迁，也是形式技巧、创作方法方面潮流的变更。这实际上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层面，是一个东西的两个层次，而决不是两个东西。考虑到我国广大读者的通常习惯。为了广大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这套文学丛书除后朦胧诗、探索戏剧、新潮散文几本之外，大都主要是从题材内容的角度选编和取名的；这样取名还考虑到在新时期里文学批评家们也往往习惯更多地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学问题：荒诞小说选，性恋小说选，垮掉的一代小说选都是如此，报告文学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纪实小说的“实”指的是“现实”二字。但是，我们想提请注意，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读者将从所选作品里，非常真实和明晰地看到当代文学在文体、形式、技巧和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潮流。

我们的阅读经验已经证明，只会读内容或只读内容，例如只读故事情节，不能说是读作品，那只是读作家的经验，而只有读完了的内容，即“形式”，亦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时，我们才是真正读了作品，至少这才是完全地和内行地阅读了作品。西方有些批评家曾经从新的角度谈到“形式”问题，例如克莱夫·贝尔说：“艺术是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形式，米·巴赫金说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地装饰已经找到的现成内容，而是第一次让人们找到和看见内容，借助艺术形式，作家将经常第一次看到生活所显示和暗示的东西。这里所说“形式”的概念，也就是新

批评所说“文学性”的概念。阅读文学丛书和文学作品，提高阅读欣赏和批评的水准，是不可忽视“形式”和文学性的。我们希望喜爱文学作品的读者，希望关注文学新潮的人们，多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

本丛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的目标在于：从内容即从题材、主题、思想蕴涵方面读，是新的；而从文学性即形式、技巧、语言、文体方面读，也是新的，两个方面都富于创新意识、试验意识和创新成果。举例来说，性恋小说选里所收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与过去的言情或恋爱小说有了很大不同，它所写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文化和恋爱感情里的性意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描写恋爱感情，而且在小说的艺术结构和语言，尤其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崭新的探索，从而使性恋小说即使在最普通的读者看来，也是对于过去种种言情小说的新开拓。新潮散文选里所收的作品，不仅在主题、题材和情调上有别于过去的散文，而且在追求散文的诗性特质，发掘哲理的方式，追求多重结构和多层含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荒诞小说里所收作品，从内容上看，它们描写了积淀在社会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中的人的荒谬，揭示了人类的尴尬处境，而使人得到振奋；从形式上说，则运用了一系列荒诞手法，并且把内容上对人本体的探索与表现上对文体的探索结合起来。荒诞手法的运用，源于作家们试图以更深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黑色幽默的影响，变形手法的活用，支离破碎表现手法的有意推出，非理性的艺术眼光等，构成了荒诞小说艺术技巧的特征。“垮掉的一代”小说选里所收作品，从内容上看，它们描写某些城市青年的精神构成和思想空间，揭示他们信仰的被打碎和精神大堤的被冲垮（所谓“垮掉”），抒写他们在精神空间里的漂泊和逃避，对于过去历史的嘲弄和对于未来的寻找，以及在因信仰大厦倒塌而形成的瓦砾里存在着的感情危机。与此相联系，这类小说在艺术技巧上进行了诸多创新，例如在表现平庸世俗偏见时的揶揄技巧，表现矛盾痛

苦时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表现杂乱思想时的拼凑手法和“渎神”式宣泄手段，这些创新技巧的文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报告文学，在它的主题由人生问题、好人好事转向广阔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由歌颂转入批判的同时，在它的创作充满了更多的哲学性思考的同时，它的艺术技巧也有了大的变化。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不再使用小说的结构或手法，不再拘泥于写人物，不再带有散文化倾向，而是从全方位、多视角观察问题，以多学科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察视角从事写作。这就使得报告文学由原来的文学、新闻合一，走向了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科学合一的道路，由“散文化”变为“学术化”。探索话剧在内涵上坚持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同时，艺术手法和技巧上突破了长久以来中国话剧“一个问题，两方人物，三一律，四堵墙”的框架模式，从艺术结构和写意象征多方面，为话剧的发展提供了比过去开阔得多的艺术空间，戏剧观也得以更新了。新潮散文也是这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总之，文学的问题，不仅是写什么，而且是怎样写的问题。小说创作的问题，从叙事学的立场看，不仅是“故事”，而且是“话语”。1917年是本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年里，年轻的俄国理论家谢洛夫斯基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作为技巧的艺术》。自那时起，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文学理论大量涌现，文学、阅读、批评等词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向于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种形式结构。他们认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个别艺术家的癖好；形式是历史地由它们必须体现的“内容”决定的，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经历变化、改造、毁坏和革命。他们不赞成说艺术形式仅仅是外加在动乱的历史内容上的一种技巧。他们说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他们说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

的，而不是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一种新形式的发现、明确和发展，其社会根源，在于一种内在需要，即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因此，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联系。一个作家能够修改或翻新那些语言到什么程度，远非他的个人才能所决定。这取决于在那个历史关头，意识形态是否使得那些语言必须改变而又能够改变。我们并不要把这些话奉为金科玉律，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很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新潮、文学形式的创造及其深刻根源，从而有助于读者阅读本丛书的各个选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当代文学作出恰当评价。

新潮文学不是没有缺点与危机的，有的甚至是不可忽略的，这些，每位编选者都在编选序言里指出来了，请读者顺便加以注意。这不仅是为了读者阅读，也是为了当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例如，对于“垮掉的一代”小说作品，编选者即指出了其中部分作品里包涵着的病态倾向，嘲弄与玩世不恭，以及创作上的简单想象和夸张的伤感所带来的颓废情调。又例如对于荒诞小说，编选者也指出了价值虚无主义以及渗进创作意识中的荒诞感，应当引起注意。又例如对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编选者也指出了它的愈来愈明显的“非文学化”倾向，一些作品本身的学术性、思辨性掩盖了文学性，质胜于文，因而它们的创作存在着潜在危机。再例如，对于探索戏剧，编选者同样指出了它的某些创作，存在着赶时髦，因而产生内容与表现手法之间的游离，显得生硬等缺点。总之，我们对于新潮文学的态度，是历史的和辩证的。

最后，在这篇总序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说：80年代新潮文学的成就、价值、潜在危机和历史地位到底如何，归根到底是由历史决定的，或者说时间终究会出来说话。其实时间已经开始出来说话了。

1992年4月1日 于北京

选编者序

当今，正直的或正统的人们用“性泛滥”这个词去惊叹社会正在发生的可怕现实。但更加令人悲哀的是，这种现实尽管一直被诅咒，却似乎已不可挽回。且不说“性泛滥”这个词的准确程度，不过，象今天这样可以肆无忌惮地谈论“性”，大概是我们这个社会几十年来少见的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一个强调物质发展的社会里，伴随着享乐主义，性、暴力将成为社会重要的心理补偿，因而性、暴力也就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我们编选这本小说集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但是，这些小说并不是来自大众文化的消遣小说，尽管它们被冠上“性恋”的字眼；它们应该是作为一种体验人生的方式的文学，而在“性”的表象上与大众文化有所重叠罢了。因此，亲爱的读者，假若您翻开此书想得到类似于从个体书摊上所得到的快慰，也许您会大失所望。但是，您假若还有兴趣继续认真地读下去的话，您一定会得到另一种不可多得的快感。您会发现，性恋，这是一个多么深奥的人生课题，它包含着对历史、文化以及人自身的严肃思考。

我们常常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文学是人学”。这无非是在表明，文学从本质上说，便是对人、对人生、对人的本性，以及对人所构成的社会，所进行的思考和探微。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进步的标志之一，当然应该是指文学进入到更加深刻剖析人性的层次。

于是文学打开了性的领域。

性，是生物繁衍的基础，因此，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具有性的特征，不过是各各具有不同的存在和表现方式。人类的

性行为 and 性能力，自然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它首先是人的一种本能，在这一点上，人类并不比其他生物特殊多少。春风催得百花竞开，接着传粉授精，瓜熟蒂落；或者是林间的禽兽，进入发情期，嘤嘤其鸣，求偶交配。同样地，人类一旦步入青春年华，性本能便搅得内心里春情荡漾，辗转反侧了。对于性行为，人类也是无师自通的，尽管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出现过对性欲严加禁锢的时期，但这并不能阻止那些对性一无所知的男女们坠入情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让他们的生命之花结出硕果。性是人的的一种本能，这是无疑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起点。因为，人的性行为，同其他生物比较，远远不止是存在和表现方式的不同，而是具有了本质意义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其他生物的性行为为完全是性本能的反映，但人类的性行为，已经不单纯是本能的反映了，它是包括思维、语言、情感、意识形态影响在内的社会心理因素与生物学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整个文化积累和本能延续交织、冲突和调整的结果。从生理的角度看，性是人的生殖系统的功能表现，但它远不象人的其他生理系统诸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具备比较单一的生理因素，它只有从包括自我力量、人格构成、社会知识、文化模式以及生理功能等诸多因素的整合考察中才能解释清楚。因此，性是同人的本质、人类进化过程以及人类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的所有生理机制里，性最具有人性的意义。我们的先哲早在几千年之前便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庄子说：“性者，生之质也。”这里所说的性，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性欲，而是泛指人的本能、欲望，自然也包括了性欲。据《孟子》记载，告子也说过：“食、色，性也。”赋予性欲本能以哲学含义最深的莫过于老子，老子哲学观的核心是“道”，道是万物的本质。老子把道比作为一个深远的、看不见的生产万物的女性生殖器官：“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性的文化产品能够给人带来强烈的官能刺激，于是由此产生了色情文学。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和伦理的禁忌而造就的文化现象，这同时也表明了性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抛开色情的目的，文学反映社会、反映人生，必然要渗透进性的内容。我国最早的诗歌集子《诗经》开篇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一首率真的性恋诗。当然，文学反映性的程度、范围、方式都受到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制约。

八十年代以来，文学作品反映性恋问题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突破，这就是从人性意义上来对待性问题。作家们不是单纯地再现社会生活中的性内容，而是把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来思考。这类小说或许可以称作带有性文化意识的小说，这本集子所收入的小说多少代表了这类小说的特征。它们或者以历史批判的眼光去思考社会的性文化现象，或者从性文化的视角去探究人本体的问题。

从这些小说中，你可以看到，带有封建专制特征的男性本位思想是如何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女性贞操观是如何束缚了妇女的身心解放，性与爱的分离又是如何带来社会种种畸形心态……而这一切都指向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积淀中逐渐形成的性文化观念。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性，性欲，性爱，是如何在一种神秘的情况下展示人本身丰富的内涵。在这些性文化意识的小说中，闪烁着人本精神的光采。当然，性文化意识小说，这只是编选者的一种分类，事实上，这些小说的内容并不是这么单纯的，远远要复杂得多。正是由于在一个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表现性恋，这些作品才变得更富有文学性。

作为本书的编选者，还有几点是需要说明的：

第一，这里所选出的十一篇作品只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出现的许多涉及到性问题的作品中的极少部分，它们也是在带有性文化意识的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不过，由于篇幅的限制和编选者

自身阅读量、理论水平的限制，沧海遗珠在所难免，而且即使是在这十一篇小说中，也呈现着参差不齐的状况，这是需要读者批评和指正的。

第二，近年来出现了众多的涉及到性问题的作品，有人称之为“性大潮”，作为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也未尝不可，但这显然不是科学的界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开展。我们不讳言这类作品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低级、粗俗的描写，有些是无法进入文学的神圣殿堂的。

第三，本书在目录编排上，采用了先中而后短篇的方法，而在中、短篇的编排顺序上，又选用了颠倒发表时间先后的方法。

第四，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有关同志的鼎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贺绍俊 潘凯雄

1988年9月下旬

目 录

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总序·····	蓝棣之 李复威(1)
选编者序·····	贺绍俊 潘凯雄(1)

复仇记

——《五梦集》之四·····	莫 言(1)
伏羲伏羲·····	刘 恒(66)
小城之恋·····	王安忆(155)
船的陨落·····	蔡测海(226)
轻轻地说·····	朱苏进(254)
干沟·····	杨争光(273)
我以为你不在乎·····	魏志远(285)
迷舟·····	格 非(293)
黄瓜园·····	孙柏昌(316)
湮没·····	洪 峰(322)
汉家女·····	周大新(333)

复仇记

——《五梦集》之四

莫言

湖水动荡不安，在碧绿的月光下，翻腾着一道道田塍般的巨浪。他们逃出村庄，仓惶如丧家之狗，在绵密的、生满倒钩和硬刺的灌木林里盲目地冲撞着，在陷没膝盖的泥泞里挣扎着。后来他们穿越了洼地里茂密的芦苇，到达湖边。湖水因为翻腾，湖底的淤泥和水草泛起来，所以有腥与臭的味道。月光下，湖里浪花呈现一种浅浅的蓝色，不知因为什么原理。宛若冷却后的纯钢。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湖边停下来，两颗心合着同一的节奏跳跃，两张嘴用同一的频率喘息，至少我认为是如此，如此这般，月如冰霜，他们紧紧缩着脖子，湖里溢上来的气味涂在他们的感觉上，好象油漆一样。

芦苇在他们背后翻滚起来，前边的弯下腰，后边的直起腰——此起彼伏——宛若追逐着的长浪，好象要把他们驱赶到湖里去。

我也不清楚是谁把我操到芦苇地里去——几秒钟前我还在“生蹊的祖先们”里和手上生蹊的梅老师搂着脖子亲嘴呢，怎么一眨眼就进了芦苇地？墨绿色的芦苇高大粗壮，“和尚”鸟编织精巧的草窝窝一排排悬挂在芦苇的茎叶上，羽毛未丰的鸟雏张着金黄的大嘴，等待着食物。有几条竹节般的细蛇沿着芦苇的秆儿往上